

奴隶的控诉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4.651
76

族研究所

前 言

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，有一段話这样說：“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，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（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，甚至更多的時間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”接着又指出：“这种阶级斗争是錯綜复杂的、曲折的、时起时伏的，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。”这两段話精辟地告訴我們一条真理：千万不要忘記阶级斗争。

为了帮助藏、彝族人民忆苦思甜，不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、头人、奴隶主

對我們的剝削壓迫，深切體會黨和毛主席
給我們帶來的幸福生活，熱愛社會主義，
我們特編了這本書，希望讀者好好讀讀它。

編 者 1963年9月

目 录

奴隶的血泪史…………… (1)

——記彝族战士欧其角洛的控訴

农奴主的滔天罪行…………… (8)

——記藏胞呷登一家的遭遇

吉克洛曲翻身記…………… (22)

奴隶的血泪史

——記彝族戰士歐其角洛的控訴

我是在奴隶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。解放前，我家那幅血泪斑斑的悲惨情景，深深地記在我的脑海里。每每想起，心如刀割，怒火顿时涌上心头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誰是我們的仇人？誰欠下了我們奴隶的血债？时时刻刻牢記在心。

解放前，我没有家。父母和我及兄弟姐妹共十一人，东分西散，全是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針之地的鍋庄娃子（注），連人身也不自由，成年沒命地給奴隶主干活，受尽了打罵侮辱仍不得一飽。

在奴隶主的眼里，娃子和牛馬一样，

• 1 •

任他枪杀和买卖。我大哥、二哥，在八岁时，就被卖给了另一个叫思札赫洛的奴隶主。大姐作为奴隶主女儿的陪嫁去当了头。在那个社会里，生离就是死别，儿女是父母身上的肉呵！可是毫无人性的奴隶主哪管你这些。我在四岁时，又和二姐、三姐一块被卖到离妈妈四百多里远的洪溪当娃子。我妈妈知道后，跪在奴隶主跟前，哭着央求，说我年纪小，等长大一点再走。他理也不理，举腿就是一脚。我妈妈本来身体很坏，哪里能顶得住呵！当场口吐鲜血，昏迷过去了。我和姐姐跑上去抱住妈妈边喊边哭，狠心的豺狼走过来，“叭叭叭”给了我们三个耳光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哭什么，死不了！”随手提起一桶冷水朝我妈妈头上嘩地泼下去。妈妈慢慢苏醒过来，一把抱住我们，泪水喇喇地流下来。儿女被卖掉了，连哭都不敢哭一声，心痛只能

忍在心里呵！我們就这样，一个个被奴隶主当牲畜拉去卖掉。

每当过年过节，奴隶主坐在温暖的锅庄边喝酒吃大肉，我还得跟着姐姐带着一小块荞糠粑粑，上山打柴。奴隶主穿着厚厚的新毡衣，而十四岁的我却光着身子，連条破裤子也穿不上。真是“富人欢笑，穷人悲愁”。

我媽生了我們兄妹九人，却一个也不在身边，常难过得吃不下飯，暗暗的伤心流泪。我爸爸見了总是长叹一声說：“別难过了，当娃子，能活下去就算好了。”在那非人的奴隶社会里，苦日子能熬下去的也实在不多。

1948年秋天，大祸又落到我們的头上。奴隶主叫我哥哥到烂坝子送东西給他女儿，我哥哥知道路上难走，有去无归，但哪里敢說个不字呢！只得背上东西出門。

在快到烂坝子的路上，碰到了奴隶主吉合洛加。他一脸横肉，刚喝了酒。这家伙看到我哥哥就说：“你这滥娃子也敢走这条路。”拔出手枪“叭”的就是一枪。哥哥负了重伤，回到家，只八天就死了。

大哥死了，狠心的奴隶主又叫我二哥去西宁买东西。走到李家坪，又被地主、国民党的马营长抓去，诬赖我二哥是土匪，抢走了东西，又用钢刀将我二哥砍成了三段，头割了挂在树上示众，身子就丢到了茅坑里。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咱们穷人不是受奴隶主的折磨，就是被国民党枪杀，没有穷人的生路，就是连走路的权利也没有呵！

四姐听到大哥二哥的惨死，悲痛万分，同时想到自己整年吃的洋芋杆杆和荞糠，十八岁的大姑娘身上背块没毛的烂羊皮，连条遮身的裙子也没有，越想越悲惨，悄

悄悄地痛哭了一場，吞大烟自尽了。

二姐也跟奴隶主的女儿当了丫头，推磨背水，打柴揀粪，从早到黑没有一个完，稍不如意就要挨打。有一次二姐病了，奴隶主仍逼着她去拾粪，病人总没有好人揀得多，回来就将她吊起来，一連打断了三根竹子，还消不了奴隶主的气，又把姐姐餓了三天。姐姐再也受不下去了，在一个深夜里，她爬到我睡的牛圈里，抱住我哭着說：“角洛，姐姐不能照顾你了，你自己注意身体，有老板（即奴隶主）活的就沒有我們娃子活的，你姐姐不行了，你要記着給哥哥和姐姐报仇。”我虽小，也了解姐姐的心情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！我只是拉到她哭，她又囑咐了几句就出去了，第二天才知道姐姐跳岩死了。当时我顾不得奴隶主的鞭打，抱住三姐大声地哭，三姐眼泪直流。奴隶主思扎嗎嘛怕我三姐也自

杀，不几天就把她轉卖了，至今沒有下落。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到处是穷人的地獄，三姐也許早被他們折磨死了。

大哥、二哥被国民党、奴隶主惨杀，二姐、四姐也被折磨死了，亲身骨肉遭到残害，做父母的哪能不痛心呵！我爸爸伤心得过不下去，想出去闖一下，深夜里他悄悄的逃跑了。但怎么能逃出奴隶主的魔掌呢？跑不多远，就被抓回来了，連同我媽媽一块吊在树上毒打，遍体鳞伤，鮮血直往外流。吊打还不算，父亲脚上还給带上鉄鏈，手連着头帶上了大木枷，整整折磨了半年多。

党和毛主席派来了解放軍，我們受尽千年苦难的娃子終於解放了。我和三哥、四哥都回到了爹媽跟前，我們第一次尝到了家庭的溫暖和父母的撫爱。在党的教育下，三哥入了党，当了区长，四哥当了公社的

党支部書記，我也入了团。1958年春天，我入伍时，媽含着泪对我說：“角洛呵！我們穷人的天下要穷人来掌，枪杆子也只能我們来拿。这日子来得不容易呵！到部队好生的干，听党的話，別忘了过去的血海深仇呵！”

我决心加紧练武，握紧手中枪，我要用生命来保卫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保卫伟大的祖国。

（何文浩整理）

注：鍋庄娃子，是最苦的奴隶，沒有人身自由，是奴隶主的主要财产，他們一般在鍋庄旁边劳动。

农奴主的滔天罪行

——記載胞呷登一家的遭遇

我是巴塘县南区人。我爸爸媽媽都是土司阿呷的娃子(奴隶)。他們从小在一块給土司放牛、牧羊、种庄稼，长大后互有了爱情。但是娃子要想結婚，必須得到土司的允許。爸爸一再向土司求情，都沒有得到“恩賜”，他們只好私下結了婚。这一来，就触犯了土司的“家規”，他要“杀駱給馬看”，把所有的娃子集合起来，将爸爸吊在一棵老柏树上，下边放着碗口粗的紅黑大棍和酥油浸过的生牛皮鞭子。土司阿呷一声嚎叫，狗腿子們便鞭棍齐下。爸爸起初还能一声声的惨叫，后来就昏过

去了。这时阿呷凶狠地向所有的娃子威胁說：“誰敢破坏我家家法，誰就象他一样的下場。”

从此，爸爸成了残废，一条腿断了，右臂也脫臼了，失去了劳动力，只得由东村到西村的挨戶討口过活。

大姐被逼进火坑

媽媽怀着大姐，仍拼命的給土司干活，土司还說她偷懶，經常輕一棍重一鞭的打，破口就罵：“討口子婆，騾馬下駒前还要馱一百多斤，你还比騾馬娇？”沒有人性的土司，我們娃子在他眼里竟不如一匹牲口。当姐姐降生前的一天，媽媽就被土司赶出来，連牛厰也不让住。媽媽产后才十天，土司就逼她上工，还不准媽把姐姐带进他家的大門，說是怕冲跑了“財气”。可怜的爸爸，只得背着姐姐去討飯。晚上

媽媽回來喂奶時，總要大哭一場。二姐、三姐和哥哥都是在這樣的苦日子裡生下，又在這樣的苦日子裡長大的。

媽媽四十歲時，土司嫌她年老干不動活，就打姐姐的主意。他叫狗腿子管家來給爸爸說：“你老婆年紀大了，身體又不好，土司開恩叫你女兒去把她頂替出來。”姐姐是爸爸用口含着牛奶和糝粑喂大的，是爸爸的心頭肉，哪裡肯答應。狗仗人勢的管家指着爸爸罵道：“死討口子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不叫你磕著頭送來，你不曉得好歹。”

第二天一個娃子跑來對爸爸說：“你老婆被土司打成半死丟在羊厰裡了，你設法救救吧。”爸爸一聽，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，但還是舍不得叫姐姐去過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。媽媽又暗地托人來講：“死活讓我一個人去受，決不能再讓孩子們去當娃

子。”姐姐听到后，哭着向爸爸說：“小羊要逃过豺狼的爪子，除非是豺狼不想吃，哪怕媽媽被打死，我也逃不脱他的魔掌……”

爸爸舍不得把姐姐送到火坑去，又不忍心使年老的媽媽被折磨死。他越想越伤心，捶胸抓发的大哭，想不出办法。爸爸哭了一陣，只得把姐姐送到土司家，这狠心狗肺的家伙，反翘起来，不让替换。爸爸說了不少好話，才算把媽媽換回来。

可怜的大姐姐，这时才十三岁，就当
了娃子，过着地獄似的痛苦生活。

姐姐当娃子去了，哥哥也被迫当了扎巴（注），我們一家五口，成天东游西蕩，討飯过日子。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土司、头人、保甲长也不讓我們过下去。

二姐三姐遭殘害

二姐三姐漸漸长大了。她們在农忙时，

就幫人家打短工，農閑時，就紡毛線織毯子。收入雖然不多，但還能勉強支持全家飽一頓餓一頓的生活。爸爸媽媽暗暗的高興，常說：“我們老了，幸好有這幾個娃娃，將來還是有靠頭。”可是，在舊社會，我們這一点点幸福，不久就被土司、頭人剝奪得一光二淨。保丁和狗腿子，天天在我家（實際是一個土洞洞）周圍轉，常常趁着爸爸媽媽不在家，就鑽進洞里來胡鬧，伸腳動手的。這個說：“嫁給我，有好日子過。”那個說：“給我當太太去。”在這種情況下，兩個姐姐只有逃避。我們恨透了這群野獸。一次我實在忍不下去了，罵了他們一句，就遭到他們一頓毒打，耳朵都被扯出血來。

在一個刮着狂風、落着大雪的晚上，一家人都凍得睡不着，起來燒格兜火擺龍門陣。我們正談着下雪天日子怎么過的時

候，突然“呯”的一声，門被砸开了，隨着一群涂着花脸、执枪拿刀的强盜冲了进来。强盜們二话不說，立即动手捆人，給我們每人的嘴里塞上一块东西。塞好捆完后，就把两个姐姐搶走了。我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以后，有人悄悄告訴我們說：“是土司的儿子帶着狗腿子和保丁干的。”爸爸不敢說啥，可是媽媽气不过，就去告保长。保长拖长着脸說：“我只管收款收稅派烏拉（差役），誰管这閑事。”媽媽叫屈說：

“也有你的兄弟伙……”这下可把保长的面子撕了，他在桌上拍一巴掌，跳起来就給媽一脚。年老体弱的媽媽哪里能受得住穿着馬靴身强力壮的保长一脚呵！頓時就被踢昏过去。这还不算，保长又派人来把爸爸抓去打了一頓皮鞭。从此我又失去了两个勤劳的姐姐，一直沒有找到她們的下